



文・圖—潘秋榮（賽夏族文史工作者）  
 祈天祭とアワ・伝統文化の教育  
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: Millets in the Rituals of the Nature Gods

## 祈天祭與小米：傳統文化教育

賽夏族的祭典使用小米的情形，以祈天祭最為明顯，小米在祭典中除了食用之外更具有神聖化的功能。

小米，過去是賽夏族的主食之一。小米傳入賽夏族社會作為農業作物，時間應早於陸稻，在關於農作物起源的神話中，有提到雷女將小米帶來人間，教賽夏族人耕作，小米收穫豐盈，所以她也成為祈天祭三天獻祭時必須提到的神靈。

### 祈天祭的意涵與辦理情形

祈天祭，也稱為'oemawaz ka kawaS、'omwaz kakawaS。賽夏族語「kakawaS」意為「天」。祈天祭是祈求天候變化的祭典。因族人較常稱為'a'owaz，因此以下行文稱為'a'owaz。

祈天祭是非常古老的祭典，地位超然，祖先們訂立諸多規矩，希望後人以嚴肅的心情，在祭典期間表達極致的誠意。例如，耆老曾提到過去舉行祭典前，潘姓祭團成員會先赴各部落背回小米，因為小米不能見天，是以羌皮覆蓋，背回後放置在祭屋中，直到祭期最後一天才可取出使用。



祈天祭大祭的第二天上午，殺豬告祖，各氏族長老面向東方祝禱。

賽夏族的祭典使用小米的情形，以祈天祭最為明顯，小米在祭典中除了食用之外更具有神聖化的功能。



潘家媳婦在屋內舂小米，前一天碰過豬肉的不能再碰小米。



原主祭潘金旺在祭屋內指導其孫潘俊廷。

又如，祈天祭處理小米的第一道程序是烤乾小米，開始前主祭必須在新米中取出一束，而後將其掛在供奉tatini供台的下方牆上，再將

上次（兩年前）祭典掛上的小米取下混入今年的新米中一起烤乾。這一束小米的作用在備用於臨時性的祭典，以一束新、舊小米作為祭典前後時間的銜接，小米也永久存在於祭屋之內。

'a'owaz 在早期分別為四種祭典，分別是稱為kapa'azaw（祈晴祭）、kapa'oral（祈雨祭）、kapa'let ka bai'i（祈鎮風）、kapa:ra（祈驅疫）祭典內容會隨著目的而不同。除了鎮風祭之外，另三種祭典合併舉行後稱為'a'owaz，賽夏族語意為「雨神」，目前固定在農曆三月十五日前後舉行。

因為沒有歌舞儀式，因此包括族人在內，了解並參與者不像paSta'ay(矮靈祭)那麼多，但每個氏族都會參加。

'a'owaz每年隨paSta'ay(矮靈祭)的舉行與

否，間隔舉行大祭。若當年舉行paSta'ay則舉行小祭，若無舉行paSta'ay則舉行大祭，大祭祭期三天，小祭祭期則只有一天。大祭第三天是重心，內容和小祭這天相同，小米是非常重要的元素。

### 祭前竹占與大祭前兩天的儀式

不論大、小祭，祭典的主祭都是潘姓，現在主祭人選的產生，是在祭典前幾天，由romhaep（竹占儀式）決定，選出兩位nohomabos。

祭典第一天上午，主祭、賽夏族各姓氏長老以及族人齊聚於中港溪的東河溪、蓬萊溪匯流處舉行'a'iyalahoe:（河邊會談），會議目的在於檢討上次祭典的缺失、經費運用及本次祭典之注意事項等，通常會討論到近午餐時分，第一天結束。

祭典第二天上午，在蓬萊溪邊進行殺豬告祖儀式，由祭團的年輕男子成員負責殺豬，豬血放流至溪水中，象徵汙穢、不祥之物隨波而去。潘家媳婦負責豬肉之清潔與烹煮，除豬肉外也蒸煮中午食用的米飯。中午時分，各氏族





長老持豬肉串及竹杯酒向東方祭告，在原地分享豬肉及米飯後結束。

### 小米：祈天祭的重心

小祭的這天，大祭的第三天，在祭屋裡，圍繞著小米進行儀式。除了族人外，嚴禁非族人進入祭屋，主祭則會在祭屋內之火塘旁主持告解儀式。



分食小米糰，此時門窗緊閉，防止病菌隨風進入。

中午時，待廚房的

糯米蒸熟，祭團男子將糯米揉成一粒粒約橘子般大的飯糰，置於數個米籩中，殺豬儀式未接觸豬肉的祭團媳婦亦可一起揉飯糰。飯糰做好後，將所有人集中於祭場，門窗緊閉，由祭團男子兩人一組端著米籩發放糯米糰，此即為當日午餐，不論是否為族人皆可食用，但用餐過程絕對不能喝水或飲料，也不能到戶外去，孕婦則絕對不可吃飯糰。

分食糯米糰後，之後由本次祭典選出的兩位nohomabos將預先準備的一袋tata'（小米）取出，加入上次祈天祭留下的一束小米，而後將所有小米置於烤籃中，懸吊於火塘上方燻烤。大約下午三時，祭屋內的小米烤熟時，其中一位nohomabos將其中一小束小米放入上午拿出之小米袋中，此一束小米可用於久旱不雨而舉行的臨時祭典。

之後兩位nohomabos將其餘烤熟的小米移至一大米籩中，二人將鞋脫去以腳踩小米脫穗，過程中祭屋開放，族人皆可去摸二人之肩

祈天祭是非常古老的祭典，地位超然，祖先們訂立諸多規矩，希望後人以嚴肅的心情，在祭典期間表達極致的誠意。



待小米全部春好時，兩位nohomabos將所有小米集中於臼內，由二人再象徵性持杵春米，並進行最後一次talsapal。小米篩好後由其中一位

背，尤其是從未參加祭典者，此即talsapal（觸肩儀式），這個儀式具有祈福作用。接著由祭團媳婦將小米踩脫於穗，之後將米臼推至祭屋火塘旁，將已脫穗之tata'置其內，先由兩位nohomabos象徵性春之，而此時再度開放族人行talsapal，之後由潘、錢、根姓之媳婦輪流春米，凡欲春米之媳婦必須先進行過talsapal，但前一日殺豬儀式接觸過豬肉者除外，此時祭屋內會有長老指導及說明儀式意義。族人認為，小米有神聖的力量，talsapal透過神力的傳接，碰觸正在脫穗的二人之肩背，讓人沾染小米的神力，達到祈福的效果。

待小米大致春好時，廚房也燒好熱水等待，其中一位nohomabos持米籩將小米殼篩出，



兩位nohomabos持竹杯酒、豬肉串、小米及貝珠，向東方獻祭。

nohomabos集中於米籩內，並以另一米籩覆蓋，與另外一位nohomabos一起攜往廚房。小米的篩洗、蒸煮過程均由兩位nohomabos進行，木製蒸籠是由芒草為底層，防止小米流失。蒸煮過程中媳婦一起切前一日留下的豬肉，並做好獻祭的肉串。另外還要準備一個小米籩，上置兩片一疊，一共七疊的likal (野桐)樹葉。

傍晚時，小米蒸熟後，先由其中一位nohomabos取煮熟的小米在likal樹葉上各放少許，米籩中央放置兩串貝珠，其餘小米由祭團成員揉成小飯糰。此時參與祭典者皆進入祭場內，祭團青年將小飯糰分發眾人食用，一樣不可喝水或任何飲料，孕婦則絕對不可吃飯糰。之後主祭及各姓氏長老持肉串與裝酒的竹杯，其中一位nohomabos捧著裝小米和貝珠之米籩，一起到離祭場左方一百多公尺的竹林內獻祭，其餘族人留於祭場內。竹林內，長老們面向東方輪流祝禱，祝禱完成後，長老們將肉串及竹杯插於地上，米籩中的小米和貝珠則由兩位nohomabos一起拋獻於地上，完成後回到祭場內，途中不可回頭，否則獻祭會失效。回到祭場內後，分食前一天所留下的豬肉，之後門窗大開，參與者不再逗留而離開祭場返家，祭

典結束。

### 祈天祭與傳統文化教育

由於時代的變遷，萬物有靈、小米具有神聖力量的想法，不一定像在傳統社會那樣普遍被接受。但是，傳遞祝福與接受祝福，是人際之間溝通往來時絕佳的潤滑劑；內心有所祈願且心想事成，因有所依託而能安定從容，是任何人都期待的事。於是，秉持莊重的態度參加祭典，本身就蘊含著歷時不衰的價值。

賽夏族人尤其認為，要以嚴肅的心態面對祈天祭，更突顯出藉著祭典，向前人、自然界的山川萬物表達感謝與敬意的用意。激發或培養參與者的誠敬之心，也是祭典的教育功能之一。

以一束新、舊小米作為祭典前後時間的銜接，是傳統對時間階段的區分，也是藉著小米的收成與儲藏，醞釀除舊布新的心靈感受。而每個氏族的持續參加，使之自然而然成為家人共聚的生活記憶。

本世紀初的幾次祭典常常因為沒有族人種植小米而向外界購買，現在部落、學校種植情況穩定，取得小米容易多了。部落裡的小學如東河國小、蓬萊國小及五峰國小把種植小米作為民族教育的一環，有助於學童們認識本族的農業和祭典文化，這是過去無法想像的。◆



itih 'ataw Sa:wan

潘秋榮

賽夏族。1956年生，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人。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，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博士，曾服務於中央廣播電台，擔任兩屆苗栗縣議員，目前從事賽夏族文史工作。